

一门两代红军 父子丹心报国

梁立文

百年征程浩荡,红色血脉赓续。在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中,无数红色家庭以忠勇立家、以报国传家,用代代坚守铸就了不朽精神丰碑。曾任镇江军分区第二政委的父亲龚杰与他的儿子、淮南市离休老干部、曾任淮南市交通局副局长的龚文伯,便是烽火岁月里一门两代红军、父子同心报国的杰出代表。父子二人接续投身革命、浴血奋战,跨越硝烟战火与和平岁月,以赤诚初心书写了忠贞不渝、薪火相传的红色传奇。

赤胆赴烽火,戎马一生守初心

1902年,龚杰出生于湖南平江一户贫苦雇农家庭,自幼父母双亡,孤苦度日,饱受旧社会的压迫与苦难。底层生活的磨难,让他深知民间疾苦,铸就了正直刚毅、胸怀大义的品格。在进步革命思想的感召下,龚杰毅然觉醒,积极投身家乡农民运动,参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加入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主动投身打土豪、减租减息等革命斗争,在乡间大地点燃革命星火。

1927年秋收起义爆发,龚杰编入工农革命军,担任机枪手。他刻苦练兵、奋勇杀敌,随部队转战修水、平江各地。秋收起义受挫后,他随部队在文家市会师,追随革命队伍奔赴井冈山,开启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征程,并于同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龚杰以身许党、以身许国,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革命事业。

他一生历经北伐战争、长征、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重大战争,身经百战,屡历险境,先后七次身负重伤,却始终信念坚定、初心不改。虽战功卓著、履历辉煌,龚杰却一生淡泊名利、襟怀坦荡。1955年,任镇江军分区第二政委的龚杰被授予大校军衔,他淡然处之、毫无怨言,毕生最大心愿便是终身留守军营、守护山河,这份赤诚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特批。

新中国成立后,身居岗位的龚杰始终恪守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严于律己、清廉奉公,不搞特殊待遇,不为亲友谋取私利。晚年之时,他依旧坚守初心,奔走各地义务宣讲革命历史、传承红色传统,以清正家风涵养后辈,用一生坚守诠释了老一辈革命者的忠诚与担当。

少年承壮志,浴血沙场续荣光

父辈丹心昭日月,少年有志续华章。龚文伯成长于战乱纷飞的动荡年代,童年饱受战乱之苦。家园屡遭损毁,亲人接连牺牲,年少的他颠沛流离,乞讨求生,在苦难中顽强成长。残酷的岁月磨砺出他坚韧不屈的意志,父辈忠贞报国的崇高情怀,更在他心中深深扎根,种下了从军报国的种子。

他年仅十岁,就毅然投奔湘鄂赣游击队参加红军,成为队伍里一名年少的红军战士。他褪去孩童稚气,不惧枪林弹雨,在战火中淬炼本领、锤炼胆识。抗日战争时期,随部队整编入新四军。皖南事变中负伤被俘,脱险后随浙东游击纵队继续作战。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从一名苦难少年成长为勇敢坚毅、信念坚定的革命战士。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龚文伯追随时志愿军第26军88师政委的父亲龚杰,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担任志愿军26军汽车营教导员。在惨烈的长津湖战役中,朝鲜遭遇零下四十度的极寒天气,加之美军持续狂轰滥炸,战地道路损毁严重,物资运输受阻,前线作战陷入极大困境。危急关头,龚文伯临危不乱、果敢指挥,带领战士们顶风雪、战炮火,全力清理路障、打通运输通道,冒着生命危险抢运弹药物资,全力保障前线作战补给。他日夜奔波,连续鏖战,饥食炒面、渴饮冰雪,长期超负荷作战让他积劳咯血、身体透支,却始终坚守阵地、寸步不退,以钢铁般的意志坚守至战役胜利,用青春热血接续父辈的报国荣光。

清风传家远,赓续血脉守山河。硝烟散尽山河无恙,初心如磐薪火永续。步入和平年代,龚文伯始终坚守红军本色,恪守党员初心,清正立身、秉公履职,将革命优良作风贯穿工作生活始终。

在“文革”特殊历史时期,龚文伯调任淮北市组织部干部科长。当时社会环境复杂,部分群众思想出现偏差,出现冲击老干部、干扰政务工作的情况,老干部正常工作受到极大影响。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龚文伯坚守党性立

场、坚守工作底线,敢于坚持原则,因此被部分偏激人员列为针对对象。危难之际,昔日战友倾力相助,当地数千矿工自发集结、同心守护,依靠集体力量稳住工作秩序,保障了地方政务平稳有序推进。此后,龚文伯先后担任淮南市交通局副局长、市政协的领导职务。任职期间,他坚守为民初心、严守廉洁底线,一身正气、秉公履职,坚决拒收礼金宴请、杜绝人情请托,从不利用职权为亲友谋利,兢兢业业、务实为民,尽心尽责服务地方发展。因战争年代遗留的旧疾频繁复发,难以支撑高强度工作,他主动请辞退出领导岗位,彰显了共产党人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

晚年赋闲后,龚文伯退而不休、坚守初心,深耕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他常年走进机关、校园、基层,义务讲述烽火革命故事,潜心撰写革命回忆录,真实还原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当下、砥砺前行。

清风传家远,赓续血脉守山河

硝烟散尽山河无恙,初心如磐薪火永续。步入和平年代,龚文伯始终坚守红军本色,恪守党员初心,清正立身、秉公履职,将革命优良作风贯穿工作生活始终。

在“文革”特殊历史时期,龚文伯调任淮北市组织部干部科长。当时社会环境复杂,部分群众思想出现偏差,出现冲击老干部、干扰政务工作的情况,老干部正常工作受到极大影响。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龚文伯坚守党性立

场、坚守工作底线,敢于坚持原则,因此被部分偏激人员列为针对对象。危难之际,昔日战友倾力相助,当地数千矿工自发集结、同心守护,依靠集体力量稳住工作秩序,保障了地方政务平稳有序推进。此后,龚文伯先后担任淮南市交通局副局长、市政协的领导职务。任职期间,他坚守为民初心、严守廉洁底线,一身正气、秉公履职,坚决拒收礼金宴请、杜绝人情请托,从不利用职权为亲友谋利,兢兢业业、务实为民,尽心尽责服务地方发展。因战争年代遗留的旧疾频繁复发,难以支撑高强度工作,他主动请辞退出领导岗位,彰显了共产党人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

晚年赋闲后,龚文伯退而不休、坚守初心,深耕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他常年走进机关、校园、基层,义务讲述烽火革命故事,潜心撰写革命回忆录,真实还原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当下、砥砺前行。

峥嵘岁月砺忠骨,两代赤心照山河。龚杰、龚文伯父子两代从军、两代报国,历经烽火而不改初心,身处平凡而坚守大义,用忠诚铸就信仰、用清廉涵养家国、用担当守护家国,故事感动了许多国人。时值长征胜利90周年,他辈当铭记先辈功绩、赓续红色基因,传承革命风骨、勇担时代使命,以正确的政绩观,实干笃行续写新时代的爱国报国新篇章。

千承。千年儒雅文风与百年红色信仰相融共生,让这片土地兼具山水灵秀与忠勇风骨。从上海石库门的初心启航,到寿州小甸乡野的星火扎根,山河难隔红色源流,岁月不改赤诚本色。

归途高铁疾驰,山河转瞬远去。此番沪上溯源之行,令我心潮激荡,思绪万千。寿州动人的景致,不仅是山川秀美、古邑风华,更是乡土深处代代赓续的红色风骨与不灭初心。家国危难之际,革命先辈舍小我,赴大义,以平凡之躯扛起时代重任,用赤诚信仰点燃燎原星火,让红色基因在淝水岸边永续绵延。这份厚重的红色底蕴,撑起了千年古城的精神风骨,成就了今日寿州的盛世安然。今朝寿州市井丰盛,民生安乐、岁月安澜,先辈求索的淝水无恙、万家安康,已然成为盛世实景,是百年薪火相传、初心不负的最好馈赠。

沪上溯源,是对百年党史的深情回望,亦是淬炼初心、涤荡心灵的精神洗礼。置身红色原点,品读先辈纯粹的信仰与不渝的坚守,心中浮躁悉数消解,唯余澄澈与笃定。身为新时代老党员,当饮水思源,不忘来路,坚守初心、笃行致远。惟愿永葆党员本色,深耕乡土文脉,传承红色基因,不负故土养育,不负先辈赤诚,不负时代馈赠,以初心致初心,以笃行赴前程。

玻璃雨棚下,并排停着摩托车和电瓶车,完美适配乡村出行需求。燕子在屋檐下的白炽灯上垒了巢,燕语呢喃,生生不息。如今的村居早已在设计审美、功能分区和居住舒适性上对标城市商品房,却又始终保留着农耕生活的实用底色,这背后不仅是乡村经济水平的大幅提升,更是村民生活理念的与时俱进。

离开美丽乡村示范点,我们驱车来到现代农业种植基地。尚未踏入大棚,浓郁果香便扑面而来,轻轻拨开绿叶,鲜红饱满的草莓挂满枝头,仿佛随时要滴落下来似的。我向在地头忙活的村民询问种植基地的经营情况。村民说:“每到采摘季都会有很多人来,不光有从县城来的,还有从淮南市区和合肥过来的,大家都想过农村生活,尝尝新鲜瓜果,有些回去了还打电话找我们订购呢。”我深以为然,久居樊笼的我们又何尝不是盼望来此体验一把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呢?

“大顺镇率先打响‘大顺·小满丰收季’品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二十四节气’故事,发掘乡土文化底蕴,完善文旅配套设施,让游客感受到新时代乡村的美丽和古老农耕文明的魅力。”同行的乡镇领导言语间充满自豪。

回程路上,我重新修正了关于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关系的认知: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之间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哺育与反哺的关系,而是双向共生、彼此成就。古老的农耕文明坚韧、宽厚、无私,以大发展良田孕育丰富物产,为城市文明发展筑牢根基,却从未因循守旧,而是不断吸收城市文明中的先进理念和创新思维,与城市文明共同成长;年轻的城市文明开放、包容、创新,用桥梁、道路劈波斩浪、跨越山河,用科学技术驱动自然、重塑时光,却从未数典忘祖,而是始终植根乡土、心怀田园,从农耕文明中汲取前行力量。

顺自然之流而下,顺时代之流而上,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这场持续千年的对话,没有句号,只有省略号……

散文

“知了”高唱夏至歌

刘文勇

《礼记·月令》记载,夏至之日后五日,蝉始鸣。许慎《说文解字》说:“蝉,蝉也。”

蝉本性恬静,与世无争,如同古之高士的平和安详。心恬淡而寡欲,与万物交而无求。蝉昂首栖于树的高枝,食饮晨露清流,隐身于树枝密叶间,以闲居为乐,避黄雀螳螂等鸟虫之害。蝉的生命与夏契合,夏天适宜蝉破土蜕壳化虫。火般的夏气,让雄蝉情不自禁地高声歌唱。蝉的高歌,是对生活的激情抒发、对生命的感恩,同时也为吸引雌蝉,成全天然之性。蝉歌声亮高亢,一声声“知了、知了”。世人疑惑,一个虫子能“知了”什么,殊不知,蝉知了命运,知了黑暗中的苦难,知了高风亮节的境界。蝉的“知了歌”穿透夏至热浪,与夏日气息呼应,形成夏至独特一景。在淮地传统中,蝉是高洁、坚韧的象征。

唐代虞世南有诗:“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意为蝉吸食纯净露水,是正直清廉、操守清正的形象。“饮清露”代表高洁、清廉的品格。蝉栖息高枝、饮清露,比喻君子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追求精神纯净与高尚。蝉不随波逐流,如冰般纯净透明,如玉般无瑕高洁。蝉歌承载着文人墨客对生命、时光的深邃哲思,是诗意表达的真髓元素。因此,蝉歌的独特声韵与深厚文化内涵,被准人广泛认知和铭记。

蝉的“知了”歌,是对夏最嘹亮的颂扬。蝉破土重生,怀揣着对夏的感恩歌唱,璀璨的阳光,是蝉的保护神。声声“知了、知了”,是夏的呼吸,是光阴的音符,跳跃着季节的节奏。蝉的歌唱,是写给淮地最美的诗句。蝉感恩夏,夏来,它活;活着,就要歌唱让它活着的夏。蝉唱响了夏,蝉因歌唱夏而成为夏的热烈歌唱家。夏至来临,蝉将夏的美好欢快地倾诉给万物,以纯粹的赤心对抗世俗的骚扰与偏见。蝉表达的肺腑心声,让炎炎热浪为之退让。一只蝉的声音不够响亮,众蝉齐鸣方能奏响最强音。一蝉领唱,万蝉相和,气势磅礴,响彻天地。热烈的蝉鸣,唤醒准人澄澈的心绪。燥热夏日中,清亮明净的蝉歌带来别样悠然宁静,那珠落玉盘般的脆响,那流泉瀑布般的激昂,满载人们的心灵高升于天籁深处。

诗人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诗句,如同清流的凉风,在准人心间缓缓拂过。绵延清亮的蝉鸣,传递着清静圣洁的清凉,是淮地神妙雅致的神韵。蝉的“知了”歌,是大自然的天籁。蝉,小小的生命,能量磅礴、磅礴的能量,是蝉“知了”的哲思。蝉多年蛰伏在黑暗的地下,为了等待夏这个短暂的日子。蝉一出头,凭着阳光对它的宠爱与庇护,爬上百虫难以企及的高枝,更褪去束缚它的外壳,于是生命通透地进入光辉的篇章。蝉身黑,翅膀透明,翅膀的纹路像

诗歌

置身麦田

徐满元

置身麦田,快成熟的麦子纷纷踮起脚尖,把我围观将我视为跟自己有着相同肤色的同类于是,我与麦子们一起被存进泥土的档案麦香,成为我们共同的语言

是的,我多想是一棵地地道道的麦子——智慧的麦芒对接阳光

笔杆子的麦粒上结出文字的麦粒粒粒圆润又饱满随便抓一把抛开去都能星星一样在天空的纸张上耀眼

当思绪风似地掠过我携手身边同伴朝着故乡的方向把头点了又点



碧荷初绽 宗美摄

仲夏风清,沪上梧桐叠翠,柔绿漫覆长街深巷。七一建党节来临之际,怀赤诚之心,秉敬畏之情,踏访中共一大纪念馆,拜谒革命先烈,回望百年征程,礼赞党的华诞。

上海兴业路上的石库门青砖凝重,黛瓦凌云,墙垣斑驳。百年旧址静立于喧嚣之中,阅尽岁月流变,依旧静默安然,不改初心。伫立在中国红色信仰的发祥小院,晚风穿巷徐徐而来,裹挟着百年前的时代余温,传来跨越山河、贯通古今的初心回响。一场溯源红色根脉、淬炼忠诚本心的寻访之旅,就此徐徐铺展。我于沪上红色原点回望来路,心神却飞越千里烟云,落于朝夕相依的淝水寿州故土。上海为革命之源,寿州为星火之流,两地红脉遥遥相通,脉脉相承,令我根植心底的理想信念,愈发澄澈纯粹、温润笃定。

缓缓步入中共一大纪念馆,尘世喧嚣悄然褪去,周身尽是肃穆沉静。窄巷幽院,朴素屋宇,无巍峨殿宇之姿,无恢弘楼宇之势,却藏着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百年革命精魂。回望近代华夏,风雨如晦,长夜沉沉,苍生流离,国运飘摇。一群心怀家国、志济天下的热血青年,弃世俗安逸,担时代重责,秉济世救民的赤诚初心,聚于沪上小小陋室。他们以点点星火刺破沉沉暗夜,以拳拳初

心照亮沉沦山河,为困顿百年的古老华夏,点亮了涅槃重生的希望曙光。正是这一方寻常小院,孕育出中国革命的燎原火种,让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自此有了前行的航向、破晓的光明。

馆内陈设质朴如初。泛黄的史料、沉静的旧物,静静镌刻着一段筚路蓝缕、浴血奋进的峥嵘岁月。帧帧黑白影像,定格先辈滚烫青春;件件岁月遗存,见证先烈忠贞信仰;行行斑驳墨迹,书写仁人志士的使命担当。百年党史,从来不是冰冷史料的堆砌,而是一代代中华儿女以青春赴山河、以生命护家国的温情长卷。先辈们的义无反顾、矢志坚守、隐忍求索、慷慨牺牲,穿越百年风尘,依旧直抵人心。温润山河,令人心生无限敬慕与感恩。

沪上星火初燃,初心跨越千里,根植苍茫的江淮大地。中共一大闭幕之后,求学沪上的寿州进步青年,沐浴新思想、迎接新时代,心怀桑梓、身负使命,携革命星火归乡播撒、扎根铸薪。

散文

溯源沪上 赓续初心

赵阳

心照亮沉沦山河,为困顿百年的古老华夏,点亮了涅槃重生的希望曙光。正是这一方寻常小院,孕育出中国革命的燎原火种,让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自此有了前行的航向、破晓的光明。

馆内陈设质朴如初。泛黄的史料、沉静的旧物,静静镌刻着一段筚路蓝缕、浴血奋进的峥嵘岁月。帧帧黑白影像,定格先辈滚烫青春;件件岁月遗存,见证先烈忠贞信仰;行行斑驳墨迹,书写仁人志士的使命担当。百年党史,从来不是冰冷史料的堆砌,而是一代代中华儿女以青春赴山河、以生命护家国的温情长卷。先辈们的义无反顾、矢志坚守、隐忍求索、慷慨牺牲,穿越百年风尘,依旧直抵人心。温润山河,令人心生无限敬慕与感恩。

沪上星火初燃,初心跨越千里,根植苍茫的江淮大地。中共一大闭幕之后,求学沪上的寿州进步青年,沐浴新思想、迎接新时代,心怀桑梓、身负使命,携革命星火归乡播撒、扎根铸薪。

随笔

顺流而上

蒋兴

这是智慧,也是无奈。后来陆路交通兴起,但受瓦埠湖阻隔,前往县城只能绕道长丰县庄墓镇,加之当时冷链仓储技术尚不发达,陆路运输也以银鱼干为主。“老师的语气里带着几分怅然。

汽车在乡野间疾驰,云层遮蔽暖阳,麦田笼罩在大片阴影下。田野中孤零零立着一棵树,周身没有一片叶子,树枝上的鸟巢空荡荡的,再寻不见幼鸟的踪迹。眼前的一切如同晒干的银鱼般了无生气。

“转机发生在2021年,瓦埠湖大桥正式建成通车,彻底结束了东、西两岸隔湖相望的历史,也极大缩短了陆路运输的时间;冷链仓储技术的升级换代,使银鱼出水即可快速低温锁鲜,全程冷链运输,无论多远都能新鲜如初;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护送银鱼远销港澳台地区,甚至出口到日本和东南亚地区赚取外汇。”老师难掩心中的激动。

说话间,汽车驶上尚未通车的淮桐高速大顺段,崭新的道路,清晰的划线,茂盛的大树,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我们在一座大桥的中部下车,红色拱篮式钢拱拱地而起,两侧拱肋向内收拢,在拱顶处以数根横梁连通,在天空的映衬下,好似一座云中桥。

“这是瓦埠湖大桥的弟弟——瓦埠湖特大桥,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老师笑着指引我看向路旁的标志牌,一块写着“淮南·蚌埠”,意指向北行驶跨过大桥便可进入淮南市,一块写着“新桥·舒城”,表示向南行驶可达新桥国际产业园,继而进入合肥市区。“淮桐高速一旦通车,银鱼外运再也不用绕道,运输时间再度压缩,将来说不定就能直接从湖里端到餐桌上!”老师目光

我出生在寿州古城,这座重筑于北宋熙宁年间的古老城池,静卧在淝水的臂弯里已近千年。古城人临水而居,烹饪起河鲜来也是颇有心得,瓦块鱼、鱼头泡饭、昂刺鱼烩豆腐等皆为本地特色菜肴,而其中最能代表寿州这方水土的却是一尾小小的银鱼。

银鱼是瓦埠湖特产,头扁身细,色白如银,古人冠以“脍炙”“白小”的雅称,杜甫笔下的诗句“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吟咏的便是此鱼。

儿时的记忆里,家中食用的皆为银鱼干,需以温水洗净泡发,佐以姜、蒜、青红辣椒爆炒,口感扎实,滋味咸鲜,实属一道下饭好菜。可银鱼干往往细碎短小,食罢总让人意犹未尽。如今寿县餐桌盛行银鱼蒸蛋、银鱼扑蛋,皆以新鲜银鱼为原料,银鱼莹白透亮,鸡蛋金黄温润,入口绵软滑嫩、余味悠长。望着碗中熟悉而陌生的银鱼,我不禁心生疑惑:同样是瓦埠湖银鱼,为何岁月流转,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态与风味?

小满节气前夕,我受邀前往大顺镇参加大顺小满丰收季文学采风活动。在与同行老者的闲谈间,萦绕心头的谜团终于慢慢被解开——所有变化皆源于一河一湖的岁月更迭。

东淝河,古名淝水,发源于肥西县大潜山北麓,流经寿县开荒集、白洋淀,由于地势舒缓,东淝河铺展成一湖大泽,湾汊萦回,长沟纵横,宛若造物主酒醉恣意之作,这便是瓦埠湖。至县城近郊,湖水再度收拢成河,穿城关北门港,过东淝闸,最终注入淮河。沿钱线渡槽、城关两座码头,相隔三十余公里,顺流而下,半日方抵,有“黄金水道”的美誉。在陆路交通闭塞的年代,这条水道堪比寿州的动脉,将乡野的馈赠源源不断地送入古城,默默滋养着古城的人间烟火。

“银鱼质地细嫩,出水后很快便化如水浆,为了这一口鲜能够端上古城人的餐桌,只能立即加工晒制成银鱼干。